

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与重塑路径

雷雨

重庆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2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8日

摘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流量经济的影响, 泛娱乐主义在当代社会广泛蔓延, 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分析泛娱乐主义在娱乐内容、娱乐主体、娱乐信息和价值上的表征, 揭示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历史观、理想信念、道德认知、学习行为与审美情趣的多重影响。并进一步从媒体平台、大学生自身以及高校思政课教学三个层面, 剖析泛娱乐主义使大学生精神生活面临挑战的内在机制。最后, 从政府监管、媒体职责、高校教育以及学生自我修养四个维度, 提出应对泛娱乐主义影响的路径, 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精神生活质量, 正确认识泛娱乐主义现象, 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成为真正的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青年人才。

关键词

泛娱乐主义, 大学生, 精神生活

The Impact of Pan-Entertainmentism on College Student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Path to Remodeling It

Yu Lei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Received: March 2, 2026; accepted: March 26, 2026; published: April 8, 2026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ffic economy, pan-entertainmentism has spread widel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xert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values and spiritual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articl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pan-entertainmentism in entertainment content, subjects, information, and values, reveals its multiple influences on college students' historical views, ideals and beliefs, moral cognition, learning behaviors, and aesthetic tastes. It further dissect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an-entertainmentism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spiritual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levels: media platforms,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Finally, it proposes paths to counter the influence of pan-entertainmentism from four dimensions: government regulation, media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students' self-cultivation, aiming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spiritual life,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pan-entertainmentism, achieve comprehensive and free development, and become true young talents capable of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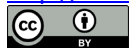
Keywords

Pan-Entertainmentism, College Students, Spiritual Lif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泛娱乐主义的表征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娱乐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更充分的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娱乐化趋势正不断向各个领域渗透,若对娱乐缺乏有效引导和规范,不仅将深刻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会侵蚀公众话语的严肃性与深度,最终使“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1]

泛娱乐主义指的是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基石,社会性娱乐取代个人化娱乐,娱乐产品生产逐利化取代生产高质化,崇尚“流量拜物教”,腐蚀受众的精神世界[2]。泛娱乐主义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娱乐内容、娱乐主体、娱乐信息和娱乐价值四个方面。

1.1. 娱乐内容质量不一

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的当下,娱乐内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传播,其数量之巨,流转之速,娱乐内容无法经过系统筛选和审慎甄别。然而在流量经济的主导下,娱乐内容的生产已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异化为追求“流量”这一数字产品的增值。这一现象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得到阐释,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文化工业的本质在于“将一切文化产品都纳入商品生产的逻辑,使其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3]。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产品压制了文化的创造性和个性,在当今,流量成为衡量一切内容价值的“一般等价物”,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在转变为“流量拜物教”。媒体平台在资本和流量的驱使下打着“观众至上”的旗号,将逐利作为唯一目标。为了抢占市场、收割流量,不断突破娱乐的底线,以猎奇、低俗甚至虚假的内容取悦受众。短视频平台中大量的“伪科普”视频,综艺节目上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效果引发网络骂战,网红博主为博取眼球而模仿低俗行为甚至挑战公序良俗。娱乐本是人们舒缓压力、愉悦身心的活动,却在资本的渗透与裹挟下,异化为追逐利益的工具。资本精准捕捉到大众对娱乐的需求,将娱乐元素无孔不入地植入社会各个领域,这种“娱乐至死”的倾向,不仅降低了内容的质量标准,更从根本上扭曲了娱乐的本质,最终催生出泛

娱乐主义的蔓延，让娱乐内容的“质量”服务于“流量”。娱乐内容的“质”被“量”所驱逐，是资本拜物逻辑在精神生产领域的殖民，使娱乐内容沦为服务于流量积累这一神秘的物的奴隶。

1.2. 娱乐主体多元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娱乐的传播能力呈指数级提升，其影响范围早已渗透至各年龄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0~19岁、20~29岁、30~39岁、40~49岁网民占比分别为13.0%、13.1%、19.0%和17.1%，而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更是从2023年12月的32.5%攀升至34.1%。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互联网正打破年龄壁垒，成为全年龄段的“数字生活平台”，依托网络传播的娱乐内容也因此对不同年龄群体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产生着深刻影响。客观而言，优质的娱乐内容能够为跨年龄交流搭建了桥梁，一块屏幕能让青少年了解世界大事、拓宽视野，也让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有了更多共同话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沟通与理解。然而，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下，娱乐内容的无差别广泛传播也带来了隐忧。不同年龄群体因年龄差异、媒介素养和社会阅历的差异，面对娱乐内容的传播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三观形成期的未成年人，寻求认同和缓解压力的青年人，以及面临数字鸿沟的老年人，他们置身于同一片娱乐内容的海洋之中，却遭到迥异的精神冲击。

1.3. 娱乐信息碎片化

为增加娱乐的趣味性，零碎的娱乐信息会被随意拼凑，整合成新的娱乐内容。娱乐信息碎片化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对娱乐信息的任意解构，通过反传统、反宏大叙事、反崇高、反权威，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解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通过解构从而割裂娱乐信息的连续性；二是对散碎的娱乐信息进行拼贴和重组，从而建构一幅荒诞离谱的泛娱乐化景观^[4]。首先，泛娱乐主义采用了娱乐化、戏虐化叙事方式。泛娱乐主义通过戏谑、调侃等表达方式来解构崇高，彰显个性，进而吸引更多的青年群体。以“胖猫事件”为例，事件发酵后迎来的不是大众对事件真相或社会问题的探讨，而演变为一系列梗图和短视频模版，因而也吸引了更多关注，完成了从社会议题向娱乐素材的转化。其次，泛娱乐主义采用平民化、去中心化的表达方式，消解传统话语的权威性。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兴起，降低了娱乐内容生产的门槛，涌现出了一批“草根”网红，流量时代下想要博得青年群体的支持就必须在内容中融入娱乐性，为了达成此目的，部分网红产出的娱乐内容常常由于为达到娱乐标准而缺失了质量和深度，与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背道而驰。最后，泛娱乐主义对娱乐信息的拼贴和重组。泛娱乐主义将零散的内容进行拼凑，用主观代替客观，用局部代替整体，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科学观点。例如，部分“抗日神剧”中的荒诞情节，用娱乐亵渎了历史真相，消解了历史的严肃性，将英雄污名化、圣人妖魔化、善行扭曲化，全然为迎合猎奇心理和娱乐需求服务。

1.4. 社会主流价值边缘化

泛娱乐主义对娱乐价值的过度强调，可能使社会主流价值、道德共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其一，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边缘化。泛娱乐主义下流行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观念与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形成张力。人们为追求短暂的刺激和快乐而淡化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可，并在行为上产生偏离。泛娱乐主义下“一切皆可娱乐”的理念，使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无法产生实效。其二，道德共识边缘化。在流量经济的影响下，创作者以流量变现为目的产出内容。部分创作者无视道德约束，践踏社会道德底线，刻意制造道德撕裂的“人设表演”，家暴可以成为直播剧本，校园暴力被美化为“社会摇”素材。违背道德共识的事件被娱乐化，亲历者的痛苦则无人问津，社会道德意识产生动摇，影响道德规范的制定。其三，政

治认同边缘化。泛娱乐主义下，政治话语被碎片化和符号化重构。鲍德里亚认为，当代社会已从以生产为主导转向以消费为主导，为了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必须转化为符号[5]，这也说明，消费的核心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仅仅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符号价值也成为商品和消费越来越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红色经典被二创为鬼畜视频、革命话语沦为玩梗素材，这些政治符号已被剥离原有的历史语境和精神内核，转化为可供消费的“符号”。严肃的政治议题在消费逻辑的裹挟下，沦为符号体系中的普通元素，其批判性和严肃性被符号消解。大众在接触这些内容时，往往只记住了娱乐形式，难以注重背后的逻辑与价值，导致政治认知停留在浅层的符号认知上，难以形成深层的价值认同。

2. 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活是人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是人在社会中形成的认知、情感、意志与价值的总体。泛娱乐主义渗透进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可避免的对大学生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

2.1. 历史认知碎片化

在娱乐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历史内容为迎合最广泛的受众，必然走向了碎片化和戏虐化，这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历史认知的扁平化。首先，在认知层面，泛娱乐主义导致大学生对历史的理解“形式化”和“表面化”。为了迎合大众多元化的娱乐需求，复杂连贯的历史叙事被切割为孤立的“梗”与“段子”，这种方式使大学生难以建构起对历史整体认知框架，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陷入简单的二分化。将复杂的史实简化为网络段子，缺少对背后逻辑的深层分析和整体思考。其次，在表达层面，历史事件、政治观点以“恶搞”形式呈现。恶搞是“泛娱乐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即网民“在缺乏系统性思考、全面真实性资料前提下”[6]，歪曲政治议题、历史事实。当承载主流价值观的经典作品、英雄人物变成了被恶搞的对象，这类不良现象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逐渐成为大学生司空见惯的内容，恶搞的负面效应便逐渐显现出来并影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他们不再关注政治事件本身，而是将其作为谈资和笑料。最后，在价值层面，认知与表达的异化，历史认知出现偏差。历史观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7]，历史并非事件的简单堆砌，而是蕴含着特定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规律的客观进程。泛娱乐主义对历史的碎片化和戏虐化，影响了对历史客观性与严肃性的尊重。它割裂了历史事实与背后经济基础、社会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长此以往，大学生对历史的认同感、敬畏感和责任感将被逐渐稀释。他们可能熟知历史“段子”，却对历史发展的深层逻辑、民族的奋斗历程与精神谱系产生疏离与怀疑，从而动摇其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与国家观赖以形成的价值根基。

2.2. 理想信念的稀释

对大学生来说，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等于为人生注入了灵魂，为内心注入了能量。泛娱乐主义带来的娱乐化的生活方式，诱导大学生追求享乐，淡化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弱化了大学生的理想信念。首先，泛娱乐主义让理想信念失去了本应有的深度，理想信念的形成需要厚植严肃和深度的土壤，而泛娱乐主义下，一切议题都可以被娱乐化，变成一个供大家娱乐的“梗”，大学生长期生活在“万般皆可娱乐”的语境下，逐渐对理想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最终淡化自身的理想信念。其次，泛娱乐主义下易造成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知行不一”，在思想上，他们敬佩英雄人物、崇尚时代楷模、赞誉高尚的理想信念，但在行动上，他们却不愿意践行榜样的行为，这就造成了思想和行动上的不统一。相比于楷模人物，大学生在行为上更愿意效仿以娱乐来夺人眼球的网红明星，更愿意选择光鲜亮丽、充满娱乐的生活。勤劳、踏实、肯干不再是大学生的人生信条，他们更多追求的是放松、刺激的

生活。对个体而言，这动摇了他们理想信念的根基，不利于崇高理想信念的确立，影响他们对有意义人生的追求。对社会而言，青年理想信念的弱化削弱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2.3. 道德认知的消解

泛娱乐主义思潮宣扬道德相对主义，将道德标准视作伪善，将道德行为视为作秀，拒斥理性、正义、善良的道德追求，认为道德在娱乐面前不值一提[8]。泛娱乐主义宣扬“一切皆可娱乐”，影响大学生为满足自身的娱乐需求而不断降低自己的道德底线，最终导致大学生道德认知困惑、道德情感冷漠、道德意志动摇、道德实践缺乏。一方面，随着娱乐欲望持续攀升，部分媒体甚至包括明星艺人在内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商业利益，屡屡突破道德规范的边界。明星隐私的不断曝光，娱乐八卦层出不穷，而随着信息传播的加快，隐私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的事件逐渐向大众群体蔓延，为了满足自己“吃瓜”的好奇心，部分大学生忽视道德约束，通过非法途径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降低道德底线。同时，明星艺人的言行举止也影响大学生道德的塑造。粉圈文化的不断发展让明星艺人在粉丝间的话语权和引导力不断增强，因此，他们的行为举止也会引起粉丝的效仿。而他们的失范言行，更对大学生的道德认知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当部分明星艺人自身行为不端、发表不当言论，却依然能获得巨大流量甚至成功时，便会向大学生传递一种扭曲的价值观，道德底线是可以为了名利而灵活变通的，使大学生的道德意志摇摆不定。另一方面，泛娱乐主义带来了大量色情、暴力等与公序良俗不相符合的娱乐内容，受这些不良内容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将自己的个人欲望凌驾于道德之上，不再关心社会和道德秩序，造成了大学生的道德淡漠。

2.4. 学习活动的异化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掌握扎实的知识和技能是大学生的首要任务。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系统阐述了劳动异化理论，指出了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性，即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泛娱乐主义裹挟下，大学生的学习活动发生了异化。首先，大学生与自己的学习成果相异化。大学生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掌握知识和技能，提高自身的能力，而是将学习作为换取娱乐时间的“等价物”。同时，学习被用作未来换取高薪工作、从而购买更多娱乐消费能力的工具，割裂了学习与个人成长、社会责任之间的关联。这不仅削弱了学习的深度与专注度，更使大学生陷入了功利化和娱乐化的恶性循环。其次，大学生与自己的学习过程相异化。学习本应是获得知识、提高能力、实现全面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人格的养成，是马克思所言“自由自觉活动”的深刻体现。大学生本应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知识、提高能力，但在泛娱乐主义的裹挟下，大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倾向于“五分钟带你看完某书”、“三段话总结某个理论”的“知识快餐”。这些预制好的“学习产品”，无法帮助大学生进行深度系统的学习，剥夺了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大学生看似“占有”了信息，实则正在被剥夺生产系统知识产品的能力。其三，学习活动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特性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学习本应是这一特性的最高体现。在泛娱乐主义下，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了社交媒介上立“学霸人设”的重要内容。人设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力量。学生想要维持人设，就必须不断地生产新的、光鲜的学习产品。最后，大学生与他人及自身关系的异化。为了获取物质成果或维护人设，同学关系可能从互勉共同体异化为潜在的“竞争者”。同时，学习不再是自由的选择，而是为了维护虚拟形象不得不进行的强制劳动，这使大学生与真实的自我相割裂，陷入自我疏离与认知失调。因此，在泛娱乐主义下，学习这一最具超越性的实践活动，系统性地被改造为一种新型的、符合商品生产规律的“异化劳动”。它剥夺了学习的本体价值，使其沦为资本再生产与自我增值链条上的一环，最终阻碍了大学生作为“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人”的形成。

2.5. 审美情趣的降格

泛娱乐主义通过碎片化、感官化的内容生产，正在重塑大学生的审美认知。快节奏时代下，娱乐内容更倾向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带给人们无限的感官刺激，因此会以更夸张、直白的方法表现内容，这导致部分学生更青睐直白的搞笑或颜值消费，而对文学、艺术等需要沉淀的审美活动兴趣缩减。鲍德里亚指出，在消费社会中，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已然“内爆”——艺术不再是独立的审美领域，而是被整合进符号消费的总体秩序之中。部分创作者为了赚取流量而不择手段，违背了正确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当“黑红也是红”、“审丑即流量”成为常态，部分大学生对美丑边界的判断趋于功利化，甚至将低俗炒作误认为是个性化的表达。大学生越是沉浸在单纯的感官刺激所带来的娱乐中，自己内在的精神快乐逐渐被感官娱乐所代替，失去了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将本身应具备的崇高理性、政治觉悟、扎实学识、高尚道德等思想政治素质视为拘束而弃之不理。由此可见，若大学生所追求的潮流、时尚仅仅是空有其表的青春偶像剧、庸俗浅薄的文学作品、刻意制造冲突与刺激的综艺节目，那么他们容易陷入对感官刺激的过度追求，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缺乏艺术深度与人文内涵的文化产品。

从理论层面审视，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实质上是文化工业逻辑与消费社会符号逻辑在精神生产领域的双重叠加。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文化工业标准化、商品化特征，与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消费、拟像统治相结合，共同塑造了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异化景观。理解这一理论脉络，有助于我们超越现象层面的批判，深入到流量与符号共谋的结构性根源，为有效应对泛娱乐主义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3. 泛娱乐主义下大学生精神困境的成因

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技术赋权、主体嬗变和教育张力三层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技术维度看，新媒体平台凭借算法逻辑和资本驱动，加速泛娱乐主义的传播。从主体维度看，大学生在物质丰裕的环境下，其娱乐需求发生了异化。从教育维度看，高校的思政教育中，为形式与内容的颠倒在弱化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效果。这三个层面互相交织，共同构成了大学生精神困境的重要成因。

3.1. 新媒体：泛娱乐主义的“加速器”与“放大器”

新媒体为泛娱乐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平台，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突破了时空限制，娱乐得以向各个行业和领域蔓延。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为大学生生活提供了便利，满足了大学生对娱乐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资本以满足人们的娱乐需求为切入点，推动各类媒体娱乐功能全面开发，网络娱乐产业异军突起，各类娱乐平台层出不穷并全面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00后”大学生是在互联网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更高，娱乐生活也与互联网密不可分，因而成为了各类娱乐媒体的主要受众群体。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各式各样的娱乐平台成为大学生娱乐狂欢的主要场所，部分大学生由于缺乏自控力和辨别力而无法自拔。同时，各大媒体平台依托大数据和算法技术，根据大学生的兴趣和娱乐需求精准定制娱乐内容，并将这些定制好的娱乐内容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给大学生，海量而同质化的娱乐内容不仅刺激了大学生对娱乐日益上涨的需求，也使部分大学生容易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内容中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面对纷繁复杂的娱乐内容，大学生往往应接不暇，逐渐迷失在由娱乐内容构筑的信息茧房之中，失去了对娱乐内容的辨别能力，这也为低质、不良的内容提供了机会，这些内容悄无声息中侵蚀着大学生正处于塑造期的价值观。

3.2. 大学生娱乐需求增长：精神之困的内驱力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人们在物质生活层面获得了极大满足，但精神世界的空虚感日益凸显。当代大学生身处经济繁荣、物质丰富的社会环境中，对娱乐的需求更为强烈。他们渴望借助娱乐活动填补内心的空虚，这种心理诉求恰恰为泛娱乐主义的蔓延提供了契机。泛娱乐主义的兴起，使得大学生对精神世界的充实方式发生了悄然转变——从传统的内在道德修养与深度自我完善，转向依赖即时消费和感官刺激所带来的浅层愉悦。泛娱乐主义所提供的短暂、刺激性的娱乐体验，虽能暂时满足大学生的娱乐需求，却在无形中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长此以往，大学生逐渐模糊了真正能够丰盈精神世界的途径，深度思考的意识与能力被削弱。在泛娱乐主义的裹挟下，他们陷入一种异化的心理满足状态，看似愉悦，实则精神层面的空洞愈发难以填补。例如，当下流行的“饭圈文化”是泛娱乐主义下的典型现象，大学生出于对“爱豆”的追捧而形成了不同的群体，通过大量的消费获得群体对自己身份的认可，获得偶像和群体中其他人的认可会让他们产生巨大的心理满足感，而为了能够延长这种满足感存在的时间，他们会投入更对的时间和精力以获取这种刺激和满足，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深陷异化的精神需求之中。同时，校园中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处于“边缘人”的身份，他们尚未真正踏入社会，却对步入社会产生了焦虑和迷茫，面对学业、就业和社交等多重压力，娱乐成为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心理逃避和压力释放的方式，他们渴望通过刺激性的娱乐活动来排解自己内心的压力和焦虑。他们会因为短暂的娱乐而满足，但也会在短暂娱乐之后而再次陷入空虚，进而寻找更多的娱乐刺激。

3.3. 泛娱乐化教学之困：高校思政课与大学生精神之困的深层诱因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仅是传授政治理论知识的课堂，更是启迪心智、塑造人格的关键环节，旨在帮助大学生铸牢理想信念根基，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了创新教学方式，贴近学生生活，在当今的思政课教学上，新媒体技术被引进课堂，思政课建设在教学形式上进行了大量颇具创新意蕴的“现象级”探索，但在创新的背后，思政课教学也出现了形式泛娱乐化与内容学理化之间的矛盾。泛娱乐主义下，思政课教学受到冲击，出现了思政课教学局部的泛娱乐化。思政课教学的形式和内容顺序颠倒，思政课的学理性被弱化，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一方面，思政课教学形式与内容的颠倒削弱了思政课的引领作用。为了能够吸引学生兴趣，为了提高学生抬头率，达到显著的教学效果，不少教师将“网络流行语”、“谐音梗”等引入课堂，帮助学生理解晦涩的政治名词和学术话语。表面上是在创新，但却稀释了思政课的学理深度，影响了思政教育的思想厚度，削弱了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因而也难以引导学生在泛娱乐主义的冲击下守住底线，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部分思政课教学形式的泛娱乐化也助长了泛娱乐主义的蔓延。如今大学生的生活离不开娱乐，在泛娱乐主义的影响下部分大学生更易产生“万物皆可娱乐”的态度，这钝化了大学生对现实的感知力，将大学生应有的对社会的关怀与批判精神消解为一种事不关己的“围观”与“玩梗”。而思政课教学的泛娱乐化，让大学生沉浸在全程欢快的课堂氛围上，课堂上欢声笑语不断，但学生却呈现出“课上热闹 - 课后忘掉 - 心灵无感”的貌合神离状态[9]，这也让大学生形成了思政课也可以娱乐化，严肃的政治理论也可以被娱乐解读的意识，淡化了思政课本该具备的严肃性和理论性，助长了泛娱乐主义的蔓延。

4. 泛娱乐主义下大学生精神之困的消解

泛娱乐主义在大学生们的理想信念、政治认同、审美和学习上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大学生们的精神生活面临空虚最终使大学生精神生活走向异化。为纾解大学生精神生活之困，应从完善监管体制、

改变教学方式等方面帮助大学生走出异化困境，构建健康、充实的精神生活。

4.1. 政府层面：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监管机制

网络作为泛娱乐主义滋生和蔓延的主要场所，若不加以管控，则会推动泛娱乐主义蔓延到更多的领域中。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一方面，目前我国现行网络空间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形成，为规范网络行为、维护网络秩序提供了重要依据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法律法规遏制了低俗信息的传播。网警官方平台入驻互联网，加大了对违规内容的查处力度，关闭了一批传播低俗内容的账号，清理了大量不良内容。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网络空间监管机制已初步建立，但在应对泛娱乐主义的过程中，仍暴露出诸多不足之处。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也有待完善，特别实在新兴媒体平台上，监管效果尚未完全显现，也给了泛娱乐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以可乘之机。因此，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管机制，针对如今网络和新媒体平台发展的特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监管机制，并组建专门队伍监督媒体平台对内容的把关和筛选，约束内容创作者和广大网民的行为。此外，教育引导要与惩戒并重，发挥双重作用。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出发是惩治泛娱乐主义乱象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对于传播不良内容，助长泛娱乐主义的行为，要加大惩处力度，责令整改。加大惩处力度的同时也要对网民进行引导教育，提升其网络素养，提高大众对传播内容的辨别能力。

4.2. 媒体层面：强化责任担当，优化内容生态

媒体平台作为泛娱乐主义蔓延的主要场所，要主动承担责任，缩减泛娱乐主义的生存空间。其一，强化价值引领，优化内容结构。媒体平台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调整内容生产和推荐策略，修正与优化平台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适当减少过度娱乐化、低俗化内容的推送，将视觉逻辑转变为价值认同，加强优质主题和积极情感的生产以及意义的创造[10]。构建多元、健康、平衡的内容生态。媒体平台要承担起严选娱乐内容的职责，严格自我监管和自我约束，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细化内容审核规则，明确娱乐内容的边界和底线，加强对低俗、恶搞、八卦、过度炒作等不良娱乐内容的审核和过滤，对违规内容及时删除或限制传播，对违规账号进行警告、封禁等处理，形成有效震慑。同时，媒体平台要自觉接受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监督，主动配合下架不良低俗的娱乐内容，形成遏制泛娱乐主义的内外动力，从源头上遏制泛娱乐主义的发酵，努力营造清风正气的网络环境。其二，优化算法推荐，避免信息茧房。媒体平台应反思和调整算法机制，避免因大学生用户兴趣偏好而使他们陷入信息茧房中。在推荐内容时，除了要考虑兴趣偏好，同时也要加入具有社会价值和理论深度的内容推送，拓宽大学生的信息视野，消减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的重重包围。其三，媒体平台要积极加强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媒体平台要积极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形成合作，推动主流媒体和政府官方平台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力，压缩泛娱乐主义滋生和蔓延的空间，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发展，不少主流媒体和政府平台分分入驻，引导娱乐发展方向，遏制泛娱乐主义的蔓延。

4.3. 高校层面：改进思政教育，筑牢思想根基

高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要阵地。在高校的思政课教学中，部分教师会出现为迎合学生兴趣，提高学生抬头率采用了娱乐化的教学方式，从而消解了思政课的严肃性和理论性。因此，要不断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恢复思政课应有的严肃性和理论深度，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改进思政课教学方式，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思政课是大学生塑造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课程，是帮助大学生抵御泛娱乐主义侵蚀，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课程。面对目前思政课教学中出现的“泛娱乐化”问题，应改进思政课教学方式，将思政课教学从“重形式轻内容”转变为内容

与形式并重，既让学生在课堂中产生浓厚兴趣，增加思政课的亲和力和趣味性，也要注重对思政课学理性的把控，保持思政课应有的理论深度，让教学内容真正的入脑入心，填补学生精神世界的空白，抵御泛娱乐主义的负面影响。要注重思政课教学中的知行合一，注重大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大学生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用理论构筑大学生娱乐底线，用实践强化精神防线，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才可以实现真正的充盈。同时，要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办好思政课，必须有一批政治素质过硬，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因此要提高思政课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其次，要树立“大思政”理念，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有机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1]思政课教学要与各类课程有机融合起来，让大学生不仅在思政课课堂上，更在自己的专业课程上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润物细无声地教育，提高思政课教学效果，抵御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内在精神生活的冲击。最后，要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长成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12]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更是大学生树立科学价值观，充实内心精神世界，抵御泛娱乐主义的重要武器。因此，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用过硬的理论知识功底给学生讲好、讲透理论，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和方法看待现实世界，思考人生，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过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要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尊重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采取灌输与引导相结合的方式，理论灌输的同时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征，专业特点因材施教，有针对性的引导不同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问题，合理安排娱乐方式，抵御泛娱乐主义侵蚀。

4.4. 学生层面：提高媒介素养，强化主体自觉

大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高。与此同时，大学生的价值观正处于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抵御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侵蚀尤为重要。首先，大学生要明确人生追求。大学生要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追求，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结合，注重内在成长和能力提升，不再将追求娱乐当成唯一的人生目标，从内在构筑起抵御泛娱乐主义侵蚀的第一道防线。其次，大学生要增强媒介素养，提高辨别能力。大学生要主动学习媒介知识，可以通过参加媒介素养讲座，或与之相关的学术论坛、公益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13]。在当今信息爆炸，内容良莠不齐的网络中，大学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审视网络内容，不仅要关注信息表面的呈现形式，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剖析内容背后的逻辑与动机，过滤其中隐藏的泛娱乐倾向。最后，大学生要增强责任意识，成为抵御泛娱乐主义的积极引导者。大学生要增强自我管理意识，培养自律精神，合理安排娱乐时间，避免沉溺在碎片化，浅层化的娱乐之中，也要带动身边人，共同提升辨别能力，形成抵御泛娱乐主义的合力。大学生也应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参与公共事物，主动向官方平台反馈不良内容，为抵御泛娱乐主义建言献策。

泛娱乐主义作为一种以娱乐为外壳，以商业逻辑为内核的文化现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渗透进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对其价值观塑造与精神成长构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需要政府、媒体、高校以及大学生自身多元协同，才能有效遏制泛娱乐主义的蔓延，帮助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坚定的价值立场。未来，我们应继续深化对泛娱乐主义及其影响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引导大学生平衡娱乐与理性，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责任之间的关系，真正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参考文献

- [1] 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4.
- [2] 王晓曦, 杜娟. 泛娱乐主义的表征、诱因及纠偏[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2(4): 8-10.
- [3] 阿多诺, 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M]. 上海: 上海出版社, 2006: 107-152.
- [4] 豆勇超. 泛娱乐主义的基本症候、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 130-136.
- [5] 孔明安, 王馨雨. 论视差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产与消费[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10): 19-27.
- [6] 秦在东, 靳思远. “泛娱乐主义”思潮的生成机理、危害及其治理[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0(11): 92-96.
- [7]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3.
- [8] 王译. 应对泛娱乐主义思潮对青年精神生活的解构[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3(35): 89-93.
- [9] 刘顺, 高玉林.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有效教学”亟待破解的“三对矛盾”[J]. 文化软实力, 2018, 3(4): 79-83.
- [10] 林爱珺, 章梦天. 短视频泛娱乐化: 情感驯化与伦理追问[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7(10): 47-59.
- [1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8(01).
- [12] 人民日报.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13] 侯欣, 邵竞莹. 论“泛娱乐主义”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及其消除[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16): 47-49.